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二

陳子龍因予 徐孚遠關公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董雲申士開參閱

劉文靖公奏議

奏疏

劉 健

論崇佛老疏

劉文靖爲首撰凡疏多三老共之謝文正奏疏亦見于此矣兩朝實分職之甚明  
佛老異端聖王所禁中世人主崇尚尊奉者未必得福反以得禍載在史冊其迹甚明我朝之制雖設僧

道錄司。而出入有清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有如此者。蓋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勳戚貴人。不得輒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羣行喧雜。連朝累日。以腥羶掖庭。驚動寢廟。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爲聖德之累。不小矣。若謂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爲承順。以祈福壽。則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問安視膳。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通于神明。自天降祥。有願必遂。豈必假異端之術。于宮禁之制。然後爲孝哉。伏

望速頒嚴詔將所建番壇卽時撤去各寺胡僧盡行  
斥出使官關清肅政教休明臣等日直禁垣職專輔  
導平居無格正之功臣事乏規諫之益比等詔旨不  
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服從容  
論列不勝待罪俟命之至

論票擬疏

臣等仰見 皇上委任腹心慎重機務開決壅蔽防  
閑漏泄之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正爲此也臣等俱以庸駑謬承簡任

輔導無狀。尸素有年。聖諭下臨。捫心知感。竊惟內閣之職。所以承德彌違。獻可替否。輔佐朝廷。裁決政務。與百司庶府。職掌不同。中間事情。誠爲秘密。在

祖宗朝。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論。以爲常制。臣等不暇遠引。且如宣宗章皇帝。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坐。英宗睿皇帝。視朝將罷。不時召李賢。憲宗純皇帝。亦嘗召李賢。陳文彭。時或遣司禮監太監。如牛玉懷恩。一二人到閣計議。上

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札密如此下人安可不慎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

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此臣等耳聞目見者也。因循

至今。事體漸異。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奉天顏。雖

司禮監太監亦少。至內閣。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

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內閣有陳

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知太監。太監乃達

至御前。至於謄寫之職。例委制勅房中書一二人。臣

等雖時常戒飭。而經歷太多耳。日太廣。豈能保無漏

泄。宜如有皇上所諭者。臣等自當滌慮省躬。盡忠

皇明經世編

文苑公奏疏

卷之一

謹將按

三

平露堂

補過以副聖心。但內閣文書多係機密。凡事關得失利病。職在輔導。不敢阿順緘默。未免有所陳奏。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恐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以聽聖裁。其餘仍乞容令中書代寫。臣等亦當申嚴戒飭。勿致漏泄。皇上若有諭議。仍乞照祖宗故事。或召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聖意。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實爲便益。

論虜情疏

酌衷虜情

先朝懼臣沒將更易皆以把總近乃云聞臣不  
虜寇沒邊日久朝廷命將出師到彼已踰一月未聞

與聞邊事何也

出奇制勝少挫賊鋒諸將怯懦無謀不足依仗誠如

聖諭但今武職大臣亦未見有才勇超卓可當重任

者乞再降勅切責陳銳等令其奮勇設策務圖成功

其大同總兵官王璽怯懦尤甚衆心不附恐終誤事

乞以遊擊將軍張俊代之卻將先任遊擊將軍劉淮

代俊統領遊兵庶克有濟臣等又聞賊勢漸向東行

目下正在宣蔚地方乞令都督神英統領京營官軍

五千作急前去卻令陳銳等移兵前來宣府會合剿



殺。庶兵威振舉。可挫賊鋒。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  
明裁處。其一帶邊關。襄城伯李蔚。都督李澄。張晟。各  
統領官軍前去防守。已奉成命。仍乞令兵部促之前  
去。不許遲延誤事。

論財用疏

省節財用

延綏達賊擾邊。王師久駐。糧餉缺乏。上厓廟議。屢遣  
廷臣而計無所出。開中引鹽。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  
鬻賣官吏。則名器徒隳。實用亦寡。鄰方糴買。則貨輕  
脚重。運送艱難。至如附近空運。民已不堪。逃亡相繼。

外患未除而內地先弊。夫官軍一出輒已闕乏如此。設使經冬及春賊勢不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況遼東虜勢大張邊患大作。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畜於平日豈能驟集於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新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以一宮一廟之費動於險而猶然若此內庭積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千萬兩太倉官銀亦難六也存積無幾不勾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五十萬宗藩

貴戚求討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科派，傳奉官員俸錢，早隸投克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有窮期。財用之匱，率由於此。當緊急闕乏之時，猶不爲儉省節縮之計。將至大壞極弊，莫能救藥，其爲禍患，何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千礙，內府及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槩令照舊。臣等屢嘗因事規諍，雖荷優容，未盡采納。伏願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敕各衙門，凡

有救荒革弊之策。畫一具奏。特賜准行。其事關財用者。尤加之意。則邦本既固。國用自舒。內治自脩。外攘自舉。而區區夷虜之患。不足慮矣。

論軍功疏

陞賞軍功

有旨令擬陞賞搗巢功次。欲將奮不顧身二百一十員名。特陞署職一級。臣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極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祖宗定制。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奮不顧身等項。又比賞加賞。已爲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又陞職。

卷之一  
不獨惜一時之費實為不

太濫則恐將來軍前俱各倣效冒報敢勇當先奮不

勸之實

顧身等項以圖僥倖陞職誰肯著實向前殺賊弊端

一開末流難塞此誠為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

是該部為朝廷守法而臣等職在輔弼乃反壞之罪

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伏乞 聖明採擇

言時政疏 時政節財用公賞罰

近因各處災異伏蒙令各衙門將緊要事情具聞所

司必能仰體 聖心備陳利害臣等職在輔導凡事

關君德者不敢不言竊惟人君之德以勤儉為本以

剛斷爲用。此天下古今不易之論也。且如視朝奏事  
舊有定期。日漸遲緩。其觀瞻事重。伺候人難。臣等已  
嘗屢言不敢再瀆。但人心之志氣。多在清晨。譬如常  
人之家。家主早起。則子孫僮僕。無敢偷安。況人君爲  
宗社生民之主。百司庶府。觀視意嚮。少有寬縱。則互  
相倣倣。怠政誤事。習以爲常。伏願 皇上益勤政務。  
每日黎明視朝。辰未時兩次奏事。則朝政肅清。事無  
壅滯。又如經筵直講。聖學所關。講學必久。然後理  
有定見。而異端邪說。不得以惑其聰明。心有定繫。而

嬉遊玩好不得以移其志慮。近年每次開講，不過三四日而止。雖具虛文，何益之有。伏願皇上益勤講學，除節假及大寒暑外，每日朝退時，暫屈聖躬俯容進講，庶義理明著，至治可臻，財用者國之急務。近年國計空乏，民生窮困，皆以織造工役，科派頻仍，冗食濫賞，費用無度，而內外齋醮，歲無虛日，以赤子之膏血，填異端之口腹，病民蠹國，爲害尤甚。伏願皇上敦行節儉，於凡一應冗費，彌加裁省，庶民命少蘓，邦本永固。賞罰者國之大柄，近年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貪緣冒濫者。雖無寸功。有求必得。姦貪怯懦者。罪雖極重。亦得幸免。日甚一日。不知底極。皆緣上有不忍之心。下多姑息之政。以致此耳。伏願皇上益加剛決。斷在不疑。賞必加於有功。無功者。不得以濫及。罰不及於無罪。有罪者。不得以苟容。則公道大行。天下咸服。若有司論奏事件。俟至日。尤願詳加省覽。速賜頒行。以答天心。以消變異。天下幸甚。

論崇佛氏疏

諫崇釋氏

近蒙發下釋迦啞喏像。令擬御製贊。臣等竊惟帝王



之文章制作。必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所贊頌。惟可施於古昔聖賢。如宋太祖之贊孔顏。高宗之贊七十二賢。史冊載之以爲美事。若釋氏乃夷狄之教。稱爲異端。而番僧全無戒律。尤濁亂聖世之太者。自胡元之君。肆爲淫佚。信其蠱惑。始加崇重。及天兵掃盪。無益敗亡。可爲明鑒。本朝雖有宣德十年御製西天佛子像贊。彼時英宗新立。在幼冲。輔導之臣。不能開陳正道。上啓聖聰。實難辭責。仰惟陛下重道崇儒。清心寡慾。卽位之初。斥遣番僧。禁絕私習。海內聞之。

罔不稱快。近因災異修省，禮部陳言闕異端一事，特頒詔旨，自有斟酌。中外臣僚，方傾耳拭目以觀。聖政若親製贊辭，識之御寶，以裝飾胡鬼，流播夷方，國體所關，誠非細故。臣等素讀孔孟之書，惟當以堯舜之道事陛下。若曲爲承順，以希容悅，負君誤國，罪不容誅。伏乞聖明特垂鑒納，收回前命，吾道幸甚。

論時政疏

時政

竊聞天下之事，未有不以勤勵而興，亦未有不以懈怠而廢。是以自古聖明之君，兢兢業業，不遑暇食，誠

知夫創立之難，而覆墜之易，故雖當天下極治之日，而不敢有一毫驕怠之心。驕怠一生，則威權下移，姦弊滋積，政刑舛錯，災異荐臻，而禍亂之作，理有然者矣。恭惟陛下聰明仁厚，聖質天成，卽位之初，百度一新，遠近歡戴，大有爲之君也。邇來勤勵之志，漸異於前，每日早朝，不過數刻，而起鼓或至日高，官中奏事止得一次，而散本或且昏黑，侍衛接本之人，筋力疲倦，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隨輒廢弛，羣寮玩

習視以爲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  
矣臣等屢嘗言之雖荷優容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  
固宜不見信若禍亂既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  
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己者也且晝勤而夜靜者天道  
之正晝作而夜息者人事之常故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修令宴息向晦此古昔之明訓雖聖哲亦不  
能違也 陛下思 祖宗創業之艱念臣民仰望之  
切體晝動夜息之理慎上行下效之機頤精養神於  
暮夜宴息之時奮發勤勵於旦晝清明之際視朝聽

政省覽萬幾一如卽位之初守而勿替則威權在已  
姦弊不生刑政自清災異自弭聖治可保於無疆矣

論聖政疏

法聖政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  
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弗論也夫事之重且急  
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  
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  
日甚者或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  
常仰惟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臣

等所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聖政耳。夫  
神之所當祭者。不過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及  
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而不妨於政。其用有節而  
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蠹政病  
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醮無時。佛書道  
經刊寫相繼。甚者或累歲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  
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尚僧道。  
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爲  
仁厚。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爲寬容。則壞

法失機者得逝。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由於此。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蓋謂當祭之鬼也。而況非所當祭者乎。老子亦自曰。明王在上。其鬼不神。蓋謂邪之不能以干正也。而況爲吾聖人之教者乎。伏願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老子之初意。洞啓聖聰。奮行軋德。以萬幾爲重務。而速賜施行。以異端爲蠹政。而不勞聖慮。務使紀綱大震。德化旁通。下結人心。上回天意。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

諫造塔疏

罷止造塔

上詳公此疏即命罷止並見李丞相諫之美

臣等仰惟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措聞命驚惶夜不能寐竊念佛老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等已嘗累陳不敢多瀆今舉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帝而餓死臺城宗社傾覆信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被拘囚斃於虜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所敢妄言在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



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賞賚無算、竭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天縱聖明、洞見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蓋謂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南畿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府盜賊縱橫、廣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達賊在套、復圖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其功何在、今者造爲延壽之名、上惑聖聽、而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

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誰與延之。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于僧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爲之。何暇與之校論是非。稱量利害。但決知其無是理爾。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雖終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匹太倉銀數漸少。光祿寺行價累年賒欠。各邊糧草所在空虛。災傷

地方餓死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爲窘急。而塔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爲賑濟之用。卽可以活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一大功德哉。且民之病遠在天下。陛下恐不得而聞。軍之病近在目前。乃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賠錢寧犯官刑。苟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來。若又聞此大役。則今歲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營。無人操備。設有不測。陛下誰與守哉。臣等每思辨政之來。不能力

救慙懼交併。今事關撰述。若苟爲承順。以上累聖  
聰。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自壞之。誤國之罪。雖萬死不  
足贖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  
寺。卽爲停止。其敕書免令臣等擬撰。宗社幸甚。

諫崇道士疏

諫罷道士誥命封號

疏上亦隨得報略

今早司禮監傳旨。賜問臣等所撰真人杜永祺等誥  
命封號。久不進呈。臣等竊惟異端之不可信。及誥命  
封號之不當。與近嘗具奏已詳。但誥命之典。朝廷所  
以獎賢勵能。雖師保大臣。必待三年考稱。無過乃得

頒給。今永祺等卽與誥命。不知其何賢何能。而反重如此。至於封號。尤爲非禮。蓋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止一二字。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虛辭濫譽。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之所褒獎。儒臣之所擬撰也。臣等荷蒙簡任內閣。不能弼正闕失。而坐視邪妄之徒。妨政壞俗。死有餘愧。若又阿容撰述。則今日所爲。與前日所言。自相背戾。何以上格君心。此臣等所以展轉逡巡。未敢仰承明命者也。臣愚以爲此等誥命。待三年後。

頒給封號卽令停止庶幾國體不失而名器不濫矣

論火災疏

修德引災

切見邇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  
番經厰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前日清寧  
宮之災爲異尤大臣等目擊實爲寒心竊惟古之聖  
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或避殿減膳或責已求言修  
治政事明正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本  
朝列聖以來具有故事誠今日所當舉行者也臣  
等又恐議者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

之說。罪不容誅。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死有餘責。或以爲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適足以衰天。或以爲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姦佞之人。每用此說。熒

過災而喜也

所謂君子遇災而懼。小人

惑聖聰。妨蠹聖政。以致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挾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天道昭明。元惡殄喪。此指李廣耶聖心開悟。洞察前

非。然餘慝未盡，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示含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以此異警動淵衷。此正皇上奮發勵精，一新庶政之時也。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弊政，並加採擇，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實宗社生民之福也。

禦虜安邊事宜疏

禦虜安邊事宜

一大同出戰軍少，京營官軍到彼，止可助爲聲援，不



若邊方生長之人，習諳戰鬪，合無就於彼處，除已在兵籍外，其餘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出戰者，多方選募，照依正軍給與糧餉，并盔甲器械馬匹，每人仍賞銀二兩，或三兩，養贍家口，令其隨軍調度，庶幾人樂効死，事克有濟。一大同馬匹，倒死數多，兵部雖曾俵給，尚不勾用，況給與馬匹，亦多不堪騎戰，聞彼中馬匹，亦有可買，合無將太僕寺馬價銀，運送三五萬兩前去，就彼收買，稍寬價直，由榜召商，則人皆趨利，各處馬自至矣。一大同草糧不敷，近雖已

准開中引鹽緣近來鹽法廢壞商不得利上納者少  
恐不濟事合無將太倉官銀再運一二十萬兩前去  
召商中納糧草以應急用一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  
方多有勇略過人者但爲資格所拘一時不能超拔  
合無著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可用者不拘  
資格隨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一具名上聞以備簡  
擢一彼處將官畏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遊擊將  
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寡禦衆合無特寫一札  
前去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

萬員名，令都督李澄孫貴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頗諳彼中邊務，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行訪求如神英者一人以脩任用，庶不誤事。一京師天下根本，京營官軍扈衛宸居，所係至重。今聞先選一萬員名聽征，此外精銳數已不多。近該各官建言查選管衛軍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皇上軫念社稷大計，速賜施行。庶不臨時誤事。一京營坐營把總等項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

所武職或有可用乞令兵部廣詢博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可取者疏名具奏以脩任使一各處守邊官員有因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爲事罷黜者中間多係曾經戰陣諳練邊事之人合無令兵部通查送赴軍前立功其有才堪領軍者就領軍殺賊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官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具貫址明白收充軍役庶得營伍充實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衆拆牆入我

邊內連營駐劄，雖大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猝急不能相通。若必待彼奏報，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舖馬，諳曉軍事之人，三五日一次前去探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誤。一虜衆入境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處諳練邊事之人，從長計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掩其不備，直擣巢穴，設伏出奇，乘其零散，相機截殺，務使痛遭挫衄，畏威遠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顧開雍偉南叅閱

劉文靖奏疏

疏

劉 健

災異論新政疏

酌論新政

今年自六月以來，陰雲蔽翳，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舍傾頽，田禾滄沒，日復一日，爲患未已。臣等官居輔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酌論新政

一

平露堂

導職在燮調憂切于中至忘寢食仰惟陛下嗣登寶位聖德格天而陰陽盛微其端可畏竊聞陽主剛律陰主柔弱陽主開明陰主暗昧人事下乖天道上應必然之禮也自古帝王及我祖宗列聖繼世更化必大有興革以新天下之耳目繁天下之心志昔在先帝初年加減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獻放鷹犬出宮人凡百聖政固已傳之天下卽當載在史書近者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臣民歡呼動地想望太平但各該有司視爲泛常不卽遵奉經今

兩月之上，內外多餘官員，未聞查減其職，傳奉乞陞等項，未聞查革何人。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政墜于上，而不得行，民望于下而不得遂。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鞍轡二局各門各馬房倉廩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舊設有數，今添至幾倍。朝廷養軍養匠，錢糧萬萬，足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武官員中有曠職債事，虛糜廩祿者，豈可不斥。內官管監匠官，御用等監畫士，多至數十百人，濫授官職，浪支俸祿，皆剝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



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累數百萬。以致  
府藏立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尅。本庫內官。目請查筭。  
豈可不查。司鑰庫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稱內府開  
支。其實置之無用。若洪武等錢不行。則新鑄弘治通  
寶亦爲虛費。豈可不用。今特旨批斷者。照舊不動。查  
例來看者。展轉不行。則其弊政。皆難除革。詔書所載。  
盡爲空言。天下之耳目將何以新。天下之心志將何  
所繫。至如內苑之珍禽奇獸。且無筭。宜盡放之。以省  
食用之資。宮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得干預。竊

恐先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及多餘名數不惟妄費供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疏放或縱令寧家或從便嫁遣以大布好生之德上延和氣之祥是皆國家要務新政所當先者惟 聖明俯垂采納事于宮禁則斷在不疑責在有司則嚴加催督其有未盡事宜令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効不事虛文庶可以調和陰陽化災爲福宗社臣民之慶也

金闕玉闕真君祀典疏

革除濫祀

今月十七日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真君玉闕真君

奉旨遣尙書李東陽行禮，臣等切有愚悃，謹昧死爲  
陛下陳之。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中世  
以來，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仙，漢  
楚王英、梁武帝好佛，唐憲宗仙佛俱好，求福未得，皆  
以得禍載在史冊，事跡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真君  
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謹按正史所載，徐溫養  
子知誥篡爲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夭死，  
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國朝雖  
有廟宇，然亦止稱爲真人，令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

年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初年，革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爲聖政。真君舊稱，尙未盡革。至于神父、神母、仙妃，皆是僭叛家屬，濫冒美名，尤爲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不知何時復遣內閣儒臣。臣等初承遺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勉強從事，恭遇孝宗皇帝，崇儒訪治，舍己聽言，方欲具奏論列，而龍馭上升，徒深悵慕。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有旨見新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以爲事關治體，據禮上陳，荷蒙聖斷，卽時撤去，仰見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

王善推所爲，雖堯舜之治，不難致矣。靈濟真君生爲叛臣，死爲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爲甚。臣等讀聖賢之書，當勸陛下行帝王之道，心知邪僞，而身與周旋，則講讀者皆成虛文，輔導者更爲何事。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縱使有之，亦須誠心對越，乃能感格。臣等心旣不信，誠從何生。強使驅馳，雖祭無益。若先師孔子遺祭舊規，臣等自當竭誠奉命，其一應寺觀祭告，自來並不干預，伏乞聖明洞察，俯聽愚言，將前項祭祀通行革

罷免令臣等行禮。先帝革號于蒞政之初。陛下  
革祭于嗣位之始。傳之後世于前有光。庶祀典不愆。  
治體無累。而臣等瘵官失職之咎亦少。適于萬一矣。

內侍隨駕疏

諸減侍從

時制雖設。平日天下缺守。所用數十人。各有借貸。  
竊見去年地貢時事小變矣聖駕看牲及時享。太廟內官內使隨

從數多。今年大祀郊壇從者。又多數倍。臣等歷事

累朝。見帶刀披甲等項內官甚少。宣德正統前尤少。  
祖宗深意。蓋以敬天事神爲重。不敢過爲夸耀。且執  
事給役。自有定額。服食供給。亦有常限。不可過爲冗

濫故也。今祭太社耕籍田，幸太學等禮，在邇社稷先農壇，地方窄狹，文武群臣守衛執事，自有該用人數，國子監先師庭，庭不過數丈，出入門巷，不過數尺，太學師徒，不下數千百人，伺候行禮，填塞擠雜，尚恐不容，若增添內侍置之何地，乞勅司禮監查照正統以前舊制，定爲名數，不使仍前混雜，庶國體清肅，人無竊議。臣等又見每日常朝，駕過文華殿，隨從之數，漸亦增多，內府各監局題本，僉書官姓名，或至七八十人，或至百數十人，伏覩先朝每遇登極之初，必一

簡選今則但罔陞擢不計年資品級新舊累積賢否  
混雜光祿寺傳辦卓面目逐加增已至七八十卓承  
運等庫開出賞賜各該衙門役使人匠不知幾何蟒  
龍玉帶內府乘馬不論其數耗竭財用壞亂名器未  
及一年已至于此仰惟 皇上春秋鼎盛將隆億萬  
載無窮之祚此處何以處之况自奉詔書查革冗濫  
文武官員俱曾革去數百各門倉庫及各處分守守  
備等項內官照舊不動恐非朝廷大公至正之道臣  
等因嘗論奏奉旨准行因循至今其弊愈甚臣等謬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卷之二

請議侍從

六

平露堂

膺顧命叨任腹心。日夜憂惶。莫知所措。不敢不昧死  
盡言。尤望 皇上大奮乾剛。特施睿斷。將前項冗官  
通行裁革。非分賞賜。服色盡行追還。使制度光復于  
祖宗。詔令不失于天下。實 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

論初政紛更疏

初政紛更

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  
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  
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  
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

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困、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于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多改、迄于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

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惜。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敷

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  
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  
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  
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  
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  
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于斯。若誘顧  
命之名。而不盡輔道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則既  
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訛當世。亦將貽笑方

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 聖 矜察特允  
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  
之年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  
而無遺矣

三事疏

明小擬三事疏

昨司禮監遞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  
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逐一從  
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議臣等情意迫切謹  
昧死爲 陛下陳之今塩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

行賄賂。假公營私。北既不上肯奉詔還官。又不北肯領回原

價。沮壞新政。累母后之聖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况

皇親之家。既自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

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爲庇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

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

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該陞。况經侍郎等

官覈實京軍戰居陣後。無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謬。多

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欲踵近弊。陞冗員。至

于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置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

持恩宥免使奸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之壞極矣神英侵賣官馬賊餘千兩爲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乃占愆其子不甘就鞠欲并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別爲議處若通免究問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斥人員通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衡而信寵幸

祖宗舊制恐不如此况竇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  
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爲  
當行祇詔書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  
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  
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思壞百年之定  
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况 皇上春秋  
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  
陽無光盜賊縱橫夷虜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  
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机作弊排忠直如仇仇保



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于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青宮。叨任腹心。實同休戚。近者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或有所議擬。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恤身家。共爲阿順。則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議。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

再具自劾疏

再具自劾

昨日臣等具奏自劾奉聖旨臣等切切爲治之心

已知悉所言事待斟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臣等聞命驚惕愈不自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而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

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叨冒寵榮、憂慚無地、今不敢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計殘盜、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一項、舊制俱不該陞、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職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旨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于

蟒龍玉帶，濫賞無算。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乃令革退人役，逼送本監考校。凡匠官術士之查革者，皆將做徬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帶領人役，騷擾地方，畿民困苦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皇親家人，妄奏畿民侵佔田土，徹爲出給駕帖，提解來京，鎮撫司鞫問，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

齊玄盡惑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夤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斗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滋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

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况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于前。向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有未行。今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採。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

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臣等再二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愚衷。再伸前請。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爲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木。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宗社基業之重矣。

講學疏

勤講學

竊聞自古帝王。未有不資講學以成其德者。書稱學

千古訓乃有獲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皆言君之不可不學而學之不可不勤也仰惟 皇上嗣承大統

日新 聖學今年二月二日聿開經筵次日卽允臣等日進講讀中外臣民莫不忻忻相慶以爲 聖德之光明聖治之熙皞實基于此矣然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計一月有餘進講之數纔得九日而已孟子曰雖有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以今計之則寒之者又不能知其幾何也且中間暫免之日多以兩宮朝謁爲詞近又云擇日乘



馬臣等愚以爲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至于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太皇太后皇太后俱以宗社爲念。見皇上勤于講學亦必喜動顏色。今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痛惟先帝臨終之時特召臣等至御榻前面受顧命。最後重加丁寧。謂東宮聰明但未知好學。先生每常常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玉音在耳。死不敢忘。近又蒙聖諭令臣等盡心輔導。重切戰兢。竊惟輔導之職勸講爲先。而今曠怠如此。將

安所盡其心哉。此臣等所以憂懼慚懼不能自己者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與臣民仰望之切，惕然自省，日勤聽講，除舊例假日外，其餘尋常之日，不暫停免，使臣等得以少効涓埃，庶幾 聖德日隆，聖治可保矣。

災變修省疏

災變修省

近因災變叠見，伏蒙 陛下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心修省，凡興革事宜，諸司自當開具奏請，臣等職專輔導，事關君德者，不敢不昧死上陳，竊惟自古人君

必以勤敬爲德。怠荒爲戒。經書所陳。史冊所載。昭然可見也。伏覩近日以來。視朝大晚。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官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獸。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戟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官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襍於前。則聖賢義禮。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

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不救。其所關甚大。臣等寔切  
憂之。切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春獸。天壇樹木。以至禁門房柱之類。各有摧折。  
燒燬。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已甚  
明。伏望陛下。惕然省悟。奮發乾剛。恭已敬德。勵精  
圖治。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  
之暇。將舊日所進講章。直解。不時省閱。以開廣聰明。  
窮究理義。凡諸司所開利弊。詳加採納。斷在必行。庶  
可以消弭災變。導迎和氣。上回天意。下慰民心。誠國

家萬萬年之福也。

變賣鹽引疏

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來奏討數多，成法盡壞。先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臣等親承面命，謀擬施行。而龍馭忽升，事功未就，恭遇皇上渙頒明詔，痛革弊端，特令大臣分投清理。天下傳誦，稱爲聖明。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旣塞。蠹財之弊，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負先帝面託之重，亦且虧皇上新政之明。前勅

決不敢撰寫。况太監崔杲奏討引塩，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爲省徑。若仍給引塩，聽其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搭，則塩法之壞愈甚于前。清理之官，始爲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臣等之憂，有不止此。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造，則公用不乏，塩法可行。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河功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卷之二

河功

七

平露堂

符于家店經闡陽歸德至徐汴入于淮，一自荆隆口  
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  
損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  
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枝尤甚，  
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于海，由是淤涸，漕  
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御史臣劉大夏治  
之，旣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摠督之柄付之內官  
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俾銜命以往。三臣者  
乃同心協力，以祗奉詔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

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青衛河。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爲急。乃于夾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旣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凡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榮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滎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旣分。水勢漸殺。



于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卽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臣張鼎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荆隆口，按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杲分統黃陵岡，臣興臣銳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掃，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塞，是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

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  
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河功

九

平露堂